

史記評林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別架函	八五二	冊號
-----	-----	-----	-----	----

漢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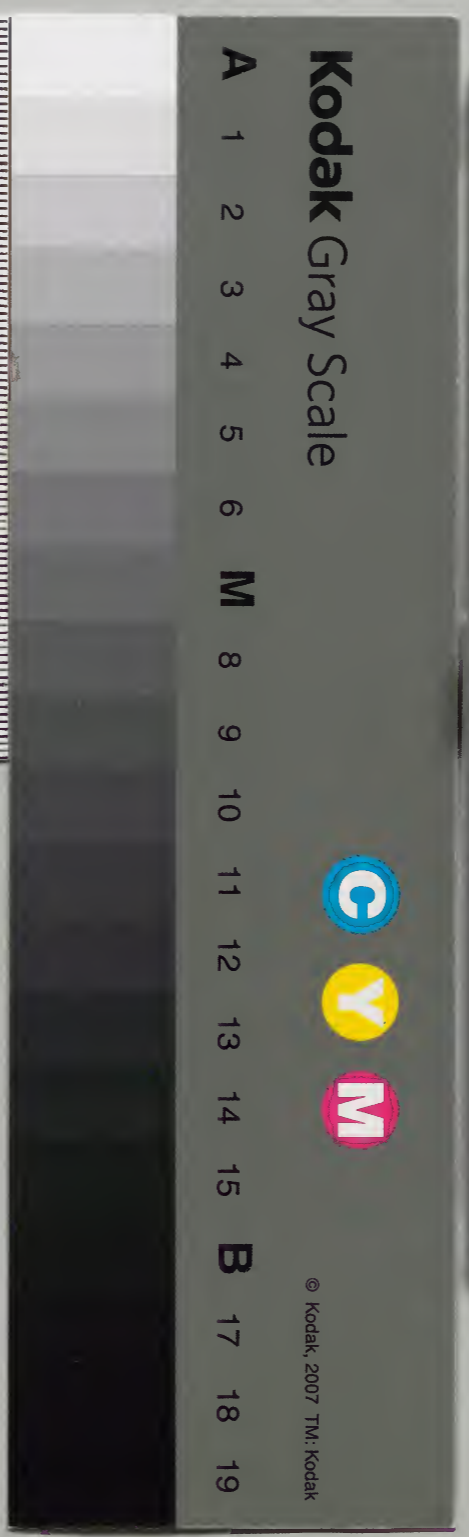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九	三	二	四
一	五	三	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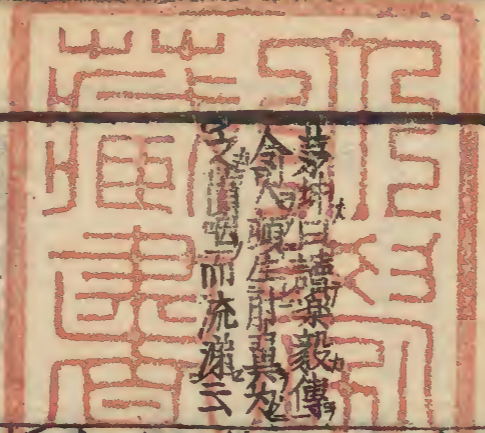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4
冊數	25 (18)	
函號	279	27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類
三	七	五	四
二	七	五	四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樂毅曰請殺毅傳
今人願生財真如
多積而流涕云

按大史公詳叙
樂毅入燕始末
蓋為他日遺
燕王王張本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

山正義曰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

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

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而樂氏

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

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官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

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

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

狹民寡齊人取藺八城函散驅馳樓煩

事坤三殺任魏為
魏使于燕以燕客
過之不及命命而
遂而燕遂負焉可
乎
重份曰言育強以
見燕殺之功大

之下以狐之不肖得承宗廟社稷危存之有道
乎魏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
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危困國之臣
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自指氣使以求臣
則斷彼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
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
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傳之
才至矣誠欲與主朝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
於是常置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
魏為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
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王疆南敗楚相唐昧
於重丘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西
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
推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
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
武邑縣東南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
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
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

事坤曰惜殺所
說補及楚魏之說
不傳

第坤曰殺能以霸
於燕而連五國
之兵卒以破齊者
固其計審抑以齊
故晉以兵凌五國
而乘瑕蹈襲故也
◎表黃曰兩下獨
字見其功大而專
◎穆文昭曰伐齊
誠為有功然燕齊
之重器於燕則非
仁義之師矣
◎穆文昭曰孟子曰

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
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
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
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嚮進說之意○索隱諸侯
曰嚮音甲蓋反字與嚮同
齊潛王自矜應前自矜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燕
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
伐齊索隱曰護謂
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能歸而燕軍
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秦保於
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拔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外
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案昌
曰地理志縣名屬齊

樂毅傳

春秋無義戰則戰國可知予獨惟戰國有兩戰甚大快人心一曰田文帥齊及韓魏之師攻秦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一燕秦殺地及秦魏韓趙之師伐秦其七十餘城情田文納蘇代之說及秦三城即罷兵各歸使秦得救六國人情燕昭王即燕惠工攻將騎劫而樂毅不得竟其功業也千古遺恨豈天地大數使然區區人力無如之何耶

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州淄州縣東北四十里也王收齊南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一下者樂毅留御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益趙有故號焉戰國策望作望也管龍

楊慎曰樂毅報君善善矣惠王善亦自委曲親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袁黃曰數句內寫悔怨恐三意惠王之心事如見

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人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虐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櫻坊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要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

李廷机曰按此書情真意到安得不動蒯通王父之泣

又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按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道逃奔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王之心正義曰樂毅見其尊世上人王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不以為臣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正義曰杜預不以為臣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

符之

按此不歸功于先王之靈取是宛曲處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詐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絲節南使臣於趙顧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委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莒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莒臺也英磨室二宮皆莒宮在州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鐘各元英莒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

磨室二宮皆莒宮在州

鐘各元英莒故鼎反乎磨室

故鼎反乎磨室

今反入於歷室。歷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曆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蔓。徐廣曰。竹

薊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薊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偶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海。自五

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管。反。亦作慊。慊。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

罪。是以受命不野。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

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并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

法令。慎庶孽。施及乎前。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

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非是也。賜之鴟

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

江而不化。而神不化。猶為液。濤之神也。夫免身

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

索隱曰。誹。非也。隨先王之名。音計。規。又。臣之所大恐也

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

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國。不自潔

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已。臣。雖

各行而終。若。君子。不。忍。言。毀。辱。是。也。

不。宜。信。左。右。言。明。隸。者。見。天。將。者。不。宜。言。

又曰。優。感。感。則。所。謂。長。歌。之。非。勝。于。言。者。大。

按。此。下。自。白。所。以。去。無。之。由。與。不。善。言。無。之。意。

余。有。丁。曰。為。利。則。所。謂。無。之。微。者。去。隱。鮮。未。明。

按。此。明。已。不。輔。通。以。致。無。以。解。惠。王。之。心。

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已。臣。雖。各行。而。終。若。君子。不。忍。言。毀。辱。是。也。

陳仁子曰世孫教
曰王公以令禮受
教亦曰曰詭詐之
士而曰夫戰國之
國上同本各則之
魯上尊不合則之
齊上之齊之泰
齊之泰之泰
無等也教情以
焉列國而不拘節
以令大義知去國
不事其名獨不知
志臣不事二君子
若曰避則辨明
心亦幸賢者以自
代可也何乃邪然
而去至使惠王恨
其伐國而致魯焉
此固中行說之流
耳者疾玄尚以微

子論何哉
王維慎曰夏氏
樂生過矣樂生
器虛者人與能
者所云哉

不佞。索隱曰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相言我以數
經奉教於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
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
亦忠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
之節。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
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
曰。甲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
業於天下。而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趨於先
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趨於先
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至於斯時也。余生之志
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逢之
道。豈其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逢之
樂生。之所。無道。而廢。非樂生之所求。不負
苟利之心。無道。而廢。非樂生之所求。不負
主之義。此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
姓。此仁心。若於。逮。遷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
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薄全德。以率。列國。則幾
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天網。以。縱。釋。于。戈
信。以待。其。將。使。即。墨。昔。人。顧。仇。其。上。願。釋。于。戈
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

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于。適周之道。開彌廣之
路。以。得。田。單。力。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王。之。志。使
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
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平。由。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
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
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
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
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
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
亂。以。成。其。私。鄰。國。毀。之。其。猶。豺。虎。既。大。墮。捕。其。之
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
法。通。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或
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技。二。城。之。速。或
哉。顧。城。拔。而。業。垂。也。豈。不。慮。不。連。之。致。變。哉。顧。諸
垂。與。變。同。錄。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葵。王。復。以。樂。毅。于。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昌國
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葵。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家。樂。間。居。燕。三十。餘。年。葵。王。喜。用
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葵。王。喜。用
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欲。攻。趙。而。問。昌。國

索隱曰昌國

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

索隱曰言四方之敵故云四

戰之國正義曰東鄰其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

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

間奔趙趙遂圍焚焚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

紂之時箕子不用化諫不忘以冀其聽商容不達

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

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然後

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

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

焚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

按室者語也室家有室不可

謂王于當無不可謂燕趙而居

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二者寡人不為

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焚君未如紂焚民未如殷

不為君君樂間樂乘怨焚不聽其計一人卒留趙趙

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

頗為趙圍焚焚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

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入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

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

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魏曰華成君華

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

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

茅坤曰漢帝心

所及事孔子而下

信陵侯教兩人而

茅坤曰樂良公以

下太史公以文為
其世之已然亦
太史公好黃老本
揚陰曰樂毅及
老子傳授於弟太
史公之孝蓋本老
子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至父偃讓樂毅之報焚

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

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

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

教樂臣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古關反蓋公

史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呂國忠謹人臣所無連兵王國齊西為墟莫王將受空聞報書義士慷慨昭君軼

間間乘繼將

蘇子古史曰齊湣主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

疾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齊之富

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

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昔即墨相持田單

拒之五年而不夾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

然耳夏煥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即墨

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仲舒曰樂毅狗彘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

然燕非有大德殊政以服齊人之心不過

連勢借力乘亂攻味欲并兼其國雖攻之

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強六

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

以秦老猶六國之後也況當齊之猶盛乎

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因以歲

月然不知自苦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

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一城為守孰

若勸燕王益施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

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

謂亂而伐之威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

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

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

黃震曰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

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

徇齊五城下七十餘城而宮即墨猶未下

者齊王保其甘有困獸覆軍之勢齊方憤

發而毅之師已老強齊之未不能宗魯編

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邪

然毅以說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

書種忠臣去國不索其名不效戰國反覆

復為趙而難燕去就無撫傳之子孫亦然

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哉

之入千人深矣然則
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具興凌維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

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今陽晉衛地後屬齊

日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

太原維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

城在今曹州乘氏縣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

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

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

君坤曰兩人為一
傳中復附趙客已
而復綴以本史
四八得須詳大史
公次四八總索終
知趙之吳以矣

王維根曰廉頗同
傳而廉尚勇有戰
功藺多智有口辨
卒併保趙兩人者
相資也

楊慎曰當時趙君
知人如璧之番宜
秦之不取加兵也

邵室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殉葬趙王以意氣也相如璧完而

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而以王予敵也士亡則國隨之何璧之守於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亦曰國無璧則國亡其璧猶知是庶幾矣夫事相曰到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也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有罪竊計欲以委其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立趙交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取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

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以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

史記卷八十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

光緒曰皖社
字其模焉情狀
如見

德二度字文勢
想

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美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
與壁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壁睨柱欲以擊柱秦
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
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作為予趙城
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
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同禮
九儀。索隱曰周禮
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
牛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主備之禮天
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
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
隱曰廣成是傳舍之
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

何孟春曰蕭相如
弟趙璧事氣蓋秦
庭而楊肅山弗是
之謂古有以皮幣
珠玉而不得免者
况一璧乎歸趙何
益是時宋輸女首
金帛矣不知又何
益也危山此論
宜其未見讀康之
後事耶

昔法意曰今以
秦之強先割十五
都一句最善回護

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歸壁于趙
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
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
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
介之使至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
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
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
驚而怒之辭也左
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
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
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蘇文天
蘇文天

黃洪憲曰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與秦擊文法與今以秦之強一旬相應

披相如涓池之會如請秦王擊趙如趙御史書如請威陽為守一與之相已無誠意於秦一時勇敢之

氣直足以視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詩處更着精神

茅坤曰子瞻太史公指蕭相如事即王摩詰詩各相似

黃洪憲曰秦王竟上酒終不能加勝於趙上亦盛設兵以待秦與上文秦亦不以城予趙也亦終不以城予趙也皆通中血脈其見相如威儀

揚真曰拜為上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

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與秦

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滹

池案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趙王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

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

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

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涓池徐廣

制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

飲冷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

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

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案隱曰鏡音缶。正義曰鏡音鏡。秦王怒不許於是相

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

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正義曰左右

欲刃相如相如張自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

擊為一擊既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

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

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

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案隱曰王劭按董勳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左是

即位在廉頗之左
着以二句後左有
許多說語

茅坤曰以相如之
疾猶出第官堅及
後虎狼之秦如相
廉頗顧避廉頗者

重難故也相如所
負豈下廉頗哉

按以下錯記相
如無顧勇業

按此傳只叙相
如完壁擊坑二
事而廉頗獨以
戰功稱最却於
殆未必略叙數
句見之極得錯
綜輕重之法

以位下選為左正義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日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
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
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是
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
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軍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
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死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
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獨畏
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
之肉袒負荆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
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
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
也齊生或而刎頸無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
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
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
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
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閔與友攻魏
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
日幾音祈在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
相路之間案防陵在魏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益
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
因防水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

史記卷之... 廉頗趙將也

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

關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

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

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賢公子今縱君家

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

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

而君為賢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

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

伐韓軍於關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循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

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

遷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二十里止

日國謂邯鄲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

既已遷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

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

者嚴肅其部伍使

者嚴肅其部伍使

按此起用前例
余有丁曰趙趙名
將又括代願趙敗
裁心故附又之
按此傳前敘趙
奢事後段敘括
之死于秦願之
奔于魏以附之
揔趙將亡之
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
頗也設救關與之
失不載焉見之趙
奢傳其與善也不
亦驚而彭乎

茅坤曰不欲諫
絕軍中諫也

增楊慎曰趙奢言
有以軍事諫者死
此令之嚴也至後
納許歷之諫而曰
孫後令臨机應交
于此可見

茅坤曰厚集其陣
者嚴肅其部伍使

敵不得卒犯也戒
當養甲而趨之後
也

按晉不用前令
故云其後令

茅坤曰據高以凌
下地順而便利也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
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令
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
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
未嘗戰須得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及出此令
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
戰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
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
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疑曰祿是完士未光
從軍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關與山在洛州
也奢拒秦軍於關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
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
又云魏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擊成據
今洛州去洛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洛州關與
秦城是所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
拒據處兵後至乎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
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

按三入同功一
体

洪邁曰趙括之不
宜為將其父以為
不其母以為不
可大臣以為不可
秦王知之相應侯
知之將白起知之
故趙王以為可以
故用之而敗也
按相如與括母

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
如同行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
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歿張華曰趙奢氣在
之馬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
之問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
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特
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言兵
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
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

天

天

所論各據其短相如謂括不
知變合世謂括
惟利私家夫變
合不知必無勝
等私家利則不
能與王卒同其
若此括所以不
可將也趙王不
聽固欲用之遂
使數十萬生天
悉於趙于長平
之下而趙幾危
矣此信簡之害
可勝慨哉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
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千數正義曰所及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
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
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
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上終
遣之即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
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
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
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

趙王入國

事坤曰以下廉頗
本末當入廉頗傳
而讀入此者以趙
將自奢而下次復
廉頗口廢用括日
死復用廉頗口免
復廉頗上與頗走
復任李牧此趙始
末次舍而可以前
廉頗相如者兩
人為一傳故不及
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
即焉謹所論趙市
者也孟嘗君而霍

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
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
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
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
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
薹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
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
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
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
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
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史記卷八十一

公勒門長平之吏
移于冠軍魏其之
廢而其門益落任
勢逝而其後其血
古今交應不然不
獨廉頗也

趙紀委餘補云史
蘇廉頗七十餘一
飯斗米肉十斤理
或有之符堅排蓋
即夏縣寺三人每
食飯一石肉三十
斤宋明帝噉白肉
至二百片蜜漬雞
饌一頓數金鉢蕭
穎胃噉白肉猶至
二斗馬希声日食
雞五十然皆汙左
人也

按馬援獲戰嬰
錄多請雖老猶
堪一行與廉頗
意同

楊慎曰冷語取熱
妙

按此起亦用前
例

王世貞曰秦曰
起死無李牧教矣
用趙郭開而趙舉
金拈牢死無趙飛
數美用宋秦補而
宋略宋文之為魏
修摺道流也各編
之為周修律斛光
也唐莊之為明宗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

日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

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

方城幽州固安。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報土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

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

用趙人。廉頗卒。死。年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

南六里。邯鄲西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

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

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

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為。為士卒

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索隱曰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索隱曰

反下。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

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

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

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如故。趙王怒。

參即宗鄭也意

李牧言曰李牧日擊牧牛享士而不敵用兵王諒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牧其廢哉

其殺單于聞之大率聚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毋來出戰數不
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
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
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
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土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者賞百金設者十萬
人索隱曰數音古侯反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
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
其殺單于聞之大率聚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褕都其
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

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魏拔武遂方城居

二年龐煖破魏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

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

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

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

安正義曰在相州東大破秦軍走秦將相繭索隱曰繭

音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二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番

在掌山音麥又音盤正義曰李牧擊破秦軍南

此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

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

王應麟曰趙使秦乘代廉頗口怒攻李乘使趙蔥顏聚代李牧口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時戰國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天日... 卷之...

余有下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虞少終之

其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趙趙桓曰知走必勇言有是言釋之曰非死者難及先者難言非勇之難而智勇兼之難也相如一名奮其氣威信敵國可謂勇矣退而讓頗名重太山見其智為故謂難之也

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萬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於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曉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威真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遍為雌雄和璧聘返滹池好通負刑知懼屈節推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其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臣之趙抗

與之秦其為力難矣卒以其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黃震曰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在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土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又曰大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傑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哉王世貞曰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許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弗予此兩言決耳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

壁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葉壁長
 葉壁則莫如葉壁夫秦主既按圖以予城
 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壁
 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
 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
 賢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
 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
 也大主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
 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主之
 失信於秦王未必不於璧也今奈何使舍人
 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
 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優相如於市武安君
 十萬家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
 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蘭相如之
 獲全於璧也天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音丹潛王時單為臨菑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

閱如錄目以不見
 知三言起文也印
 當知是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按此傳言三
縱反間一見甲
單將略全是以
奇勝大

蘇武曰田單使人
食必祭以致為真
又設為神師皆近
鬼戲無益于事蓋
先以疑似亂人心
腹中則夜見水牛
龍尾足以駭動軍
丁時之騰此其本
意也

第期曰田單將兵
起且幸佐故必為
計以自神其陳涉
墨廣之意同

青襄曰田單將即
墨在書蓋編于行
伍間李同故平
原君之故智也

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濰齒既殺，滑
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掉齒也。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
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於城中。相與推
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齊兵立
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項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
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言曰：齊王
已死，城之不救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人未附，故且殺
之。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
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
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

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
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
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
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與我
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
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
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
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蘇
日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
正義曰：古之軍行，常有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
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田單皆伏使老

董劭曰田單即墨
之或國奇太史公
叙其事亦善以如
親見也田單燕軍
而披靡者
閱如春曰火牛計
固奇然以奇人之
怒燕師之懈故以
與取勝耳太史公
宜得而次委曲

男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
又收民金得千溢本傳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
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
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
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
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
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外傷五千人因
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斬劫
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
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

曰齊之北界近河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

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君索隱曰單初起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奇也

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出合戰

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

窮之出奇無窮謂權詐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

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如環之無端索隱曰

其不備則奇正合敵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

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

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狀

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人謂

擊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為田單開門戶也後如

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按處女脫兔語
出孫子九地篇
與太史公所謂
先見弱于敵而
後戰同意

初悼齒之殺潛王也

昔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

史嫩之家正義曰倣音皎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

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昔人共立法章為

齊王以昔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

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如熙曰齊西南

索隱曰畫音胡封反蠋音觸亦音歎○正義曰齊西南

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畫邑

又云畫邑蠋所居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

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齊公大夫聞

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

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漸軸自免反

間先行羣鳥感衆五牛揚旌卒破驕劫皆復齊

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服齊之眾樓

田單于即墨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之死樂毅不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

延稽故以須之命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其終也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社稷也使誅一耳固無耳亦無其宗廟也

初悼齒之殺潛王也昔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

史嫩之家正義曰倣音皎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

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昔人共立法章為

齊王以昔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

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如熙曰齊西南

索隱曰畫音胡封反蠋音觸亦音歎○正義曰齊西南

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畫邑

又云畫邑蠋所居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

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齊公大夫聞

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

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漸軸自免反

間先行羣鳥感衆五牛揚旌卒破驕劫皆復齊

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服齊之眾樓

田單于即墨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之死樂毅不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

延稽故以須之命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其終也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社稷也使誅一耳固無耳亦無其宗廟也

百言不失一辭正

初悼齒之殺潛王也

昔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

史嫩之家正義曰倣音皎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

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昔人共立法章為

齊王以昔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

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如熙曰齊西南

索隱曰畫音胡封反蠋音觸亦音歎○正義曰齊西南

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畫邑

又云畫邑蠋所居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

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

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

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

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齊公大夫聞

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

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漸軸自免反

間先行羣鳥感衆五牛揚旌卒破驕劫皆復齊

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服齊之眾樓

田單于即墨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之死樂毅不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尽齊

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

延稽故以須之命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其終也罪止其故何欬之德可謂智過人哉

社稷也使誅一耳固無耳亦無其宗廟也

使為... 一字... 錄附... 韓非... 則知... 子突... 功竭... 春秋... 意毀

王者亦不為燕有也... 也其伐之也不以置君為重... 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 而何若即... 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吳興凌雅雅隆輯校 凌李光紹增補

陳沂曰... 其國同... 或其... 定以... 等傳... 夫現... 備此... 王世... 有衣... 道者... 教以... 又不... 又曰... 也辰... 之機... 而用... 用奇... 巧

索隱曰... 文景... 鄒陽... 一傳... 乘賈... 魯仲連... 卓異... 巴服... 年十... 草不... 南陽... 先生... 而人... 徐勁... 直千... 高節... 游於... 趙孝... 成王... 時而... 秦王... 使白... 起破... 趙長

魯仲連... 卓異... 巴服... 年十... 草不... 南陽... 先生... 而人... 徐勁... 直千... 高節... 游於... 趙孝... 成王... 時而... 秦王... 使白... 起破... 趙長

魯仲連... 卓異... 巴服... 年十... 草不... 南陽... 先生... 而人... 徐勁... 直千... 高節... 游於... 趙孝... 成王... 時而... 秦王... 使白... 起破... 趙長

特高教蓋亦其意

史記卷十三 魯仲連傳

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

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

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

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為

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

前與齊滑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滑王已

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

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

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曰四十萬之

眾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尊秦索隱曰新垣衍欲尊秦為帝今其人是在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佐助者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介者繼也介亦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

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

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

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

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

狀也曰此等重香

之法如駿馬下干

文坡其文皆正伏

鮑彪曰魏非當時語此又追書之評按此上金各案

許應元曰平原柄國而喪師辱國故不敢復持論重

魯仲連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壯而詞烈

按衍既知神連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若帝秦耳

風行天下而至文
也若如人滅者
其又便不覺得當
時及後時也然稱
先生為秦仲連也

鮑彪曰不知者以
其抱木死為無以
自養不知其非世
也

茅贊曰仲連不帝
帝秦是戰國下木
節曰

王廷陳曰仲連之
不帝秦志則大
矣曷不計周天子
也秦諸侯也列國
亦諸侯也以周在
上而復帝秦是太
陽之尊下同不物
蒼生何由仰照連
有踵東海而然耳
豈不名正而言順
哉
董份曰使秦助者
反言以承其端最
妙
真德秀曰秦仲連
反表言帝秦之害
有功于當時而確
後明辨可為論事
之法

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
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領而死者
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領
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
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節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
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
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况其君
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
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視而輕死遂抱木
立枯焉按魯仲連留眾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
不識鮑焦之意焦以耻居濁世彼秦者奔禮義而
而避之非是身為一身而憂成彼秦者奔禮義而
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
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
之多為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
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
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

帝過而為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
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
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弱故不忍為
秦百姓○索隱曰謂則連有蹈東海而然耳吾不
以過惡而為政也
恐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
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
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
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
曰梁未賂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賂秦稱帝之害
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
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李
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

陸深曰連意謂
威王敢於以厲者
亦以不忍其求故
耳然所以天子而
求於諸侯亦事之
常無足怪者也蓋
謂趙之於秦救耳
不當不忍其求而
秦尤不當求之於
趙也

董份曰比之千僕
所以甘辱而激之
行既甘辱而激則
義分不能激矣故
以生然而激激之
又云其文亦有輕
重肆志之意

董份曰此一言其
力千鈞左見然意
臨深王處蓋帝之
則可離之矣非必
真也

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天崩

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下席也東藩

之臣因齊後至則斷法新何休曰斷斬也齊威

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馬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

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

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而智不若邪

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正義曰

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上烹醢梁王魯仲連

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

鬼鄂一作鄂正義曰九侯城九侯城九文王紂之二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

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

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薄陰欲令之死

曷為與入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

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

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

號又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萊

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

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

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

正寢案禮天子適納莞簟索隱曰攝衽抱机索隱曰

諸侯必舍於祖廟

黃髮曰魯是開新垣行帝教之說魯事不肖何烟魯王之事為証可謂源功著明

田汝成曰齊魯宋偃至死不食其惡可為下古味端

高即遠謀天下士也李曰說獨立千載開清風酒蘭香可謂善知神者也

董倫曰魯易慷慨雖儒夫也氣矣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

朝也。魯人殺其齋，不果納。齊隱曰：謂開外門不入。

是也。投鎗，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申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西於南

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殯，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殯，東將倍其殯，棺立西於階上。

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祿。正義曰：衣服曰祿，貨財曰賻。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

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

亦不得行賻祿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

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

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

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

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

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

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

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

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

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

余有丁曰術庸下人也，雖觀國利害，猶未切已，至以寵

任予秦，言彼方恐，慎而後言也。孫譙曰：前責以未

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起而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

如術秦易也。夫師道曰：秦將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亦主秦，詳愚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當矣。不然則且有微黨非常之憂，以佐趙之憂，彼

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不豈為虛言却哉

汪道憲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

秦秦被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

及出顯者下哉按以上一不豈帝

秦以下諭燕將

董份曰戰國時文詳知遺燕將書當

在第二豈為人排

逐解紛此仲連生李術

茅坤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如陳餘遺

章即謂真德秀曰按燕將

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子時

魯仲連耳故析之

以秋兵歸燕又勸

之以此燕歸在百

非所以為訓讀者

不可勝其文而

不察

郵守益曰此書文

勢縱橫詞法嚴密

如木將專兵劍戟

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

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

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

博州縣也正義曰今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

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年表

長平後士卒多歿而聊城不下曾連乃為書約

餘年也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

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也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我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

齊之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魏攻平陸索隱曰平

西界正義曰正義曰即濟之淮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凶南陽之害

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

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故定計審處之今

秦人下兵魏不敢東向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

日衡秦之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索隱曰謂奔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

在攻聊城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

定齊北也而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

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

因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以全齊之

深人不易解

董休曰以全燕見
敗以下城嬰守所
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此下云
云皆談感燕將之
辭非事實也

法編燕之說特
喚起東游于齊
意耳恐其未知
所處再把其法
辱云字友前忠
勇智字字而引
仲曲身因敗
為功之事以諷
之

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救則臣見公

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

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救而禍多

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救聊之民此全齊之兵是

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未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

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無心也能見於

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交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上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上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上為銳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意雖便不如依字歸燕矯正國事收

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索隱曰言無言若必無還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

索隱曰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

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衛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

循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

管夷吾射相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

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

也管仲得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

畏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

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及於齊則

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況世俗乎故管子不

罵奴曰臧罵婢曰獲也

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效公
子紂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
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先得周襄王賜文名尚
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子戰北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勿
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北
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
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顏
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上者非不能成
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情

按此結三子不
規規于小廉小
實欲無將之乘
時立功名章故
後得之節也

之節正義曰分心數粉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
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
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
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
生名乘字叔其子阜漢書並而介於羊勝公孫詭
有傳蓋以衡枚氏而得姓也索隱曰而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述而游於人之間
日介猶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問也

應篇目
余有下曰按聊成
事在田單復齊後
或當長平戰之前
此書乃引粟腹事
故鮑處疑為後人
補撰
董份曰戰國去有
其一嚴秦董拔勢
權為厚利者也其
一魯連虞卿好急
難輕爵富為名而
者也約之于義雖
不敢知然而連起
遠矣
茅坤曰鄒陽本不
足傳太史公特愛
其書之文詞頗足
觀覽故采入為傳
然于首尾按之並
雙言斷簡而其旨
多嗚咽故愛之者
易也
唐順之曰此文如
劉錡前筆

真德委白按此篇
用事太多而文亦
寢趨于偶儻然其
論語駁之禍至痛
切可為世戒

昔務曰知陽事此
休古西天有獨起
此格所以比物連
類蓋情至君迫故
反覆引喻不能自
已耳

又曰蘇長公作韓
祠記全自此克衍
林希元曰此書意
思于翻百轉如九
級浮屠思出愈高
詞源如萬里黃河
源已不竭終歸大
海此等文章自足
元氣未窮時人子
作非後世操觚者
意者可到此其間
後引人事多是戰
國權謀之習蓋值

丞相李絕之秋要
未可盡律以天道
喜者但取其長末
可以小疵短之也

下三節願大王孰
察正欲打動孝王
其詞甚哀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說見禽恐死而負累此義

不以罪為累此義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

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貫日此義

解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逐

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

地而信不喻兩王豈不良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識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

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

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下和獻寶楚王剛之

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為在

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恐遭

此患也願大王孰察下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

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主胡亥之聽為無使臣為

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索隱曰

林希元曰前後過
慶處余然不覺是
丁筆阿成文字

者皆信必然之畫捕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任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書

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

不用負石自投於河章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

沈於雍河服皮云雍州之河也又徐衍負石入海

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

之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

威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

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牛不遭棄與舜

何時比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

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

歌也一說並通研音公禪及列者自產兒也顧野

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云野

也字林音此一人者豈借臣於朝假譽於左右然

後一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

朝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

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

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孔子時人

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董成以

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

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錄

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其詆訛言其不錄金賣者

其真是為眾口鑠金也○索隱曰積毀銷骨也

積毀銷骨也○索隱曰積毀銷骨也

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宜○索隱曰越人蒙不見

張晏云子臧或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倫

林希元曰前高文
字凡七變至此尤
收拾說儘深王然
不能尺卷特筆由
余手成以見例
又曰上無象管
蔡出此共由余
子誠為僞今人所
忘古人文字正不
如此拘

之辭哉公聽立觀聖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

也故音谷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

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

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諶國

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公諡之而殺簡公使人君

去此心則國封比于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

家安全矣索隱曰按封比下之後後謂子也

見其文尚書作封比于之墓又唯云割剔婦則

武王雖及商政亦未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

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疆霸諸侯齊桓公用

其仇而匡天下謂晉寺人勃何則慈仁愨勤誠

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

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索隱曰三去相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

○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

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主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障肝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

堯章昭曰言恩而蹶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路之

○索隱曰許由也路盜路也沉因禹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

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族坐之湛沒吳上

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上

林希元曰先以幣
珠夜璧和木朽株
設發後入專意
思既新文又頓伏
正所謂愈出愈奇

史記卷八十三 魯世家
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
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
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
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
春秋 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開投
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聘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
離詭委曲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離
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
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
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
家被堯舜
之道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
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

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聘之跡是使布衣不
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為
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索隱曰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
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
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
殊故如造化之運轉成也 而不榮於卑亂之語
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
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
頭類七故曰七首短
而便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
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
塗觀空遇共成王功
若鳥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
昭云呂尚適周如鳥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羣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
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
右便辟侍帷裳臣妾

所見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

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

應劭云阜歷也郭璞云阜養馬之官下土也養馬之官其衣阜也又郭璞云阜養馬之器也

之官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阜在阜反方

言云梁宋齊楚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

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

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

焦之有哉其蔬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

傳小有不同也漢書云里

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

○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而曾子不入淮南子

尸子及此傳縣名小詳也而曾子不入淮南子

及鹽鐵論云里各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

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也

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

今欲使天下寒慝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

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而

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詩云

南山維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晏梁孝

王孝王使入山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太義然余愛其在

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

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魯連而並傳亦甚草七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又固未嘗鮑彪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錡賈賈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索節尤偉戰

目之主皆以勇為強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蓋此其所真耳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

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

連辯過秦儀氣凌髮行而從橫之利不入于

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堤不終

而自而成功也

黃震曰魯仲連謂新垣衍秦之說引
魯不肯納齊湣王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
明矣然解即解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
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
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
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凶亦非其有
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無
屠聊而射書了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
殺其將而使將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
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復而
事而傾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
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
然然直以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
縲維縲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時俠耳獨
魯仲連不涉紛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
時秦為七國惟乘戰勝之氣驕虎狼之威
鞮鞢制燕趙勝齊謀楚襄括并吞之志
固不待辨襄之後也同之從親會盟救血
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按
肉餒虎馴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
帝於天下下長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

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持三寸之
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
之激何有破一國之疑暗海火為足活
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醜
之地亦寡寡矣今也晉之君一聽其言
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
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
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
馳車馬奉王角奔走關中秦且傲然以華
洛之周自處矣及其犯五城之封棄如救
徒耽于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
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
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
者以氣勝也此謂之天下士天何愧哉若說
也游俠也此謂之天下士天何愧哉若說
太史公傳事同傳授人恐非其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吳與凌稚峰輯校
湯峻李光縉增補

陳沂曰：予一傳
自成一片，謂其自屬
而意皆可悲者
身却日以議論
叙事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原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

生子，我受屈，為卿，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博

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史記嫺音閑，人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尚也。屈平不與，因譏之曰：「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諫諍

按以下並太史公變調

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南騷其詞雖離節變雅實情真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密妃等事然原時假借以思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董份曰此傳本聚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離騷詞論矣

之藎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九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天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土感反下下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寒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

又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細羅遺焉
按拾今古遺事
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其親覽而太史公時其木成所以尤不可反即屈原一傳見之矣班固論在離騷經王述序註中

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歎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闊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蟄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疎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按張儀始於惠為屈原諫楚王張本
昔人來楚懷有詩云不里青山天下咲張儀容易去還來諷刺甚婉轉

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晉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

宋應麟曰屈原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惜其不耳而於之勿秦人之計之說也謂其死而爭之毋絕其母也則王前頭思微命主必釋然思也而可無受欺于張儀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此其反則鄭袖已為釋去張儀矣大夫且以此激諫於王使之則勾踐之新齊而待之不聽則王自殺以身為請王必動然悟也而可無和于秦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而卒不聽奪稚子之謀宜其持其伏領當軍泣諫不聽則以頸血洒地俾

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浙是也。正義曰丹陽今岐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相十七年秦敗屈。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北故鄧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其

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可不委身於草莽矣是三省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而不強至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諫刺時事以擬其非之鋒而以其身墜汗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是矣即赴乎長流安能滌時之水者乎吾固曰惜其死之不也。
王整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子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怨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按此推源屈平本意。
唐順之曰忽又轉

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唐昧也。正義曰唐昧莫暮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世家昭雖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十年入秦。懷王怒不聽。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卷觀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到離騷
余有下曰序事末
畢中間難以論
典相夷傳墨同蓋
傳之來休也唯伯
夷屈原大夫所重
慕故詳論之

亦嘗時隱道之士
或曰亦原之設詞
耳
○王世貞曰長卿
子產已奈曼行
居漁父實開其端
○孝廷机曰隨亦
○亦不必獨清鋪
○雖亦不必獨醒
○俱醉亦不必獨醒
○所謂弄世推祿者
也

按呂延濟云彈
振去其塵也
按老子異俗稱
云俗人昭昭我
獨若昏昏俗人察
察我獨悶悶汶汶
汶即悶也

終不悟也。人君無慧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巴下大

不在賢信諛而不莫不欲求忠以自為，察賢以自

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

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

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身客效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

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澆治去泥濁也。索隱曰為我心

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為我心

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為我心

道而用之，天下受其福也。王之用上，有明主及我

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用上，有明主及我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

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

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

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

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衆人皆醉，何不餽

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

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蔽。索隱曰汶汶

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

王世貞曰楚而不
亂後而不厭其所
以為屈平歷而不
能族而有制其所
以為長卿乎

○洪興祖曰此章
言二雖放逐不以
分困易其行小人
殺賢群起而攻之
奈世之人無知我
者思古人而不泯
見伏軾死父而已
○太史公曰乃作
懷沙之賦遂自投
汨羅以死原所以
死見于賦故太
史公獨載之

○王逸註云持素
智之士居於山谷
則宋愚以為不矣
如持玄墨之文居
於幽暗之處則矇
矇以為不明也
○者連兩字借人侮
之以為痴如為
固无所不見微有
所矇盲人輕之以
為无明也

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

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康反温蠖猶昏憤楚

詞作蒙世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之賦以沉此其義也

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也陶陶盛貌莽莽盛貌陶陶盛貌

隱曰莽音姥○傷懷永矣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徂南土行貌○

正義曰莫古反○汨徂南土王逸曰汨徂南土行貌○

汨謂疾行也○眇兮窈窕徐廣曰眇眇也○窈窕音烏鳥反孔

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眇音烏鳥反孔

淨歎無○冤結紆軫兮難愁之長鞠王逸曰鞠野甚清

病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力以為圖兮常度

未替王逸曰制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制削方木欲

五官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鄙耻也

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

日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

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

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內直質重兮太人所盛王

志念也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太人所盛王

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

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

矇矇奏公○離憂微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憂

瞽明也○離憂微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憂

瞽音也○正義曰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索

音戶○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笱作如翽

龍絡也楚詞雉作鷩○正義曰瑞應圖云黃帝問

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鱗後蛇頸而魚

尾龍文而龜身燕領而鵝喙首戴德頰指義首負

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同標玉石兮下

槩而相量王逸曰忠夫黨人之鄙姑兮老不知吾

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

光緒曰進昭北
次方日昧其
將暮此言楚將
王之喻陶靖即
賦云問征夫以
前昭恨最光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
陷及沉滯不得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
成其本志也語邑大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
王逸曰千人才為後下國高為桀也庸庸賤賤之人
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後萬人曰桀今
乃誹駿疑桀固文質疎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徐
是庸人之態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
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也襲及也重華不可悟
兮孰知余之從容楚詞楚王逸曰悟逢也古固
有不立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湯禹久遠
今邈不可慕也徵違改忿兮折心而自彊離潛而
不遷兮願志之有象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
就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

喜微蓋本諸政
師其意無二字
昭毅所以為工
○哀黃曰杜陵詩
云萬里悲秋常作
客百年多病猶登
臺蓋萬里地之遠
也秋時之慘懷也
作客羈旅也常作
客又放也百羊滿
墓也多病衰疾也
其高過處也他登
其無親明也十四
字之間含大意以
篇由登恒悲方永
嘆慨方九字亦歎字
悲字嘆慨字皆悽
慘意魚子有無聊
意恒字永字皆言
其常也在原登用
興寺字皆伏其拂
辭必
○馮觀曰屈子懷
沙特九音之一耳
史遷作使孤採以

樂也大故謂死也○索隱曰楚詞合亂曰索隱
憂虞哀作錄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
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浩浩沅湘兮索隱
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
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
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北流
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正義
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正義
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道遠忽兮曾金恒悲
今永歎慨兮世既真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
猶說也○索隱曰楚詞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
無曾喻已下二十一字○王逸曰人生有命兮各有
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
所錯兮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
余曾傷哀永歎喟兮王逸曰世溷不吾知兮不
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
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於

痛蓋以煩音促耶
美以而愈深耳其
日知死不可讓芳
願勿愛芳伸其志
之決而辭之悲也
○茅坤曰太史公
以屈原傳傳貴徒
情志業之未遂詩
命之不長哉楚之
亡也以不聽屈原
而漢事之缺以詔
之大子亦之存以
所係伊如我

柯維騏曰宋玉屈
原弟子也與唐勒
並時元微之曰詩
窳於周騷劣于楚
謂之楚者宋玉數
子與焉或問楊子
雲曰景差唐勒宋
玉枚乘之賦也蓋
平曰必也潘詩人

之賦麗以詞八
之賦麗以潘然則
屈原詩人之賦
教子莫及也
○王世貞曰史蓋
稱河南吳公治平
天下第一固嘗存
洛陽賈誼帝前賈
之然不復詳矣公
所治平狀至併其
名失之甚哉其惜
於中世賈誼潘岳
大夫著述不火奈
何并舉吳公而棄
遺之今史靡述也
其孰賈氏之博也

和維騏曰按漢文
帝時公孫臣上書
欲改正朔易服色
而黜張蒼及賈
誼之議稱之公孫

是懷后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

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

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

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

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諸記云屈原以五月

五日投汨羅而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

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口忽見一人自

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思祭甚善但常年所

遺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樹葉裹上以五

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

五日作櫻苳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

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若作

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卿三家皆無音是

如字皆好離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

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

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

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

光武諱改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

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

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

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

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

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

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

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

典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止義

漢

臣也而阻于絳灌
逮武帝時公孫弘
倪寬以文學餘吏
治而帝亦嚮用儒
術改制禮與誼詠
無異儒道不遇也
○王世貞曰宋景
文云賈生思周鬼
神不能救鄧通之
證蓋本應劭風俗
通云賈誼與鄧通
侍宅同位教廷訕
之因是文帝遷為
長沙太傅按誼文
帝前四年出長沙
又十餘年而通始
用事下不相及也

樓昉曰誼謫長沙
不得意投書吳屈
原而因以自諭然
訕諛時人太分明
其才甚高其志甚
大而量亦狹矣
按師古云造至
也言至湘水而
因托其流也
王世貞曰賈誼用
世之才耳所為賦
自成一家

○羅大經曰世除
倍薄貪濁成風反
相與非笑薦者諛
佞成風反相與非
笑直者軟熟成風
反相與非笑剛者
競進成風反相與
非笑恬退者侈靡
成風反相與非笑
儉約者傲誕成風
反相與非笑諛諛
者賈子云莫邪為
鈍兮鉛力為鋸風
信如砥豈不可哀
乎

文帝時黃龍見成
紀故改為龍也
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
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

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灌周勃灌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乃短賈生曰維陽之人年少

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

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是吳芮之玄孫

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

州記長沙城西有賈誼祠及誼坐石鼎在也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甲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

適去徐廣曰竹華反韋昭曰誼讀也意不自得及

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

也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

敬事先生索隱曰造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

哀哉逢時不祥寫鳳伏竄兮鳴臬翱翔音七外反

關背尊羅兮讒諛得志索隱曰關音天騰反其音

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賢聖逆曳兮方

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世謂伯

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夷酒兮跖

夷跖盜跖也莫邪為頓兮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

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邪干將劍名

也頓讀鈔刀為鈔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

鈔利也音織干嗟墨墨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墨墨

曰生謂感也干嗟墨墨兮生之無故不自得意

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

大瓠也應劭曰康瓠也幹音莞莞轉也康空也

索隱曰幹音烏活反甄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

按師古云章甫
蓋言冠乃居
上居於下也
難也

按師古云漂已
輕貌

光耀曰余讓木

白去婦詞云德

昔初嫁君小姑

妾倚床今日妾

長回頭語小姑

莫嫁如凡夫語

今以為勉唱然

恨來絕之詞耳

豈若谷風去之

也。騰駕罷牛兮。騰蹇驢。正義曰：驢，垂兩耳。今服

也。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驢服鹽車上太山中，

南薦屨兮。南，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

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咎，苦也。勞

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

信。劉伯莊音索對反。訊，猶言也。重宣其意，周成解

詰音。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

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索隱曰：夫固自縮而遠去

襲九淵之神龍兮。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騁龍。洊深潛兮。自珍。徐廣

潛藏也。音彌融煥以隱處兮。徐廣曰：彌，蠲煥以隱

處也。○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煥，光也。

沒深載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索隱，徐

所注。蓋一本總不同也。蘇林云：何音。應劭云：何

背也。嗟，懶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

之謂曰：世近我。爾雅云：似魚，江。夫豈從蠃與蛭蟻。漢書：蠃，字作蝮。蟻，

也。蛭，水蟲。蟻，丘蟻也。○索隱曰：蠃，音蟻。漢書：蝮，蟻

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索隱曰：蛭，音蟻。蟻，音

神龍。豈陸莽從蟻與蛭。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

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太羊。

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大羊無異。豈

原。○正義曰：去濁世以藏隱。其文如：羈也。騏，千里馬。

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

意也。○索隱曰：亦夫子之幸也。索隱曰：漢書：幸，作

尤謂怨咎也。○索隱曰：亦夫子之幸也。索隱曰：漢書：幸，作

鳳翔遊之故。雁此也。○索隱曰：鳳皇翔于千仞之

知反。謂歷觀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

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

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于千仞之

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平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彼尋

險証而去所謂色
斯者矣見幾而作
也

樓訪日其詞汗漫
恍惚蓋皆遺世
形之說此太史公

讀之而有同於生
齊物我令人爽然
自失之嘆也諒諒
長沙抑鬱不自得
適有鵬之興長
沙地卑濕恐壽不
得長故為此賦推
源必生之理以自
道也
茅瑋曰賈誼鵬賦
源流自檀弓來

○宋熹曰凡誦所
稱皆列禦寇莊周
之常言又為傷悼
亡聊之故而藉之
以自誑者夫豈真
能原始反終而得

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

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索隱曰汗漬也漬小渠也鱣鱣如淳曰大魚也鱣曰

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

為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丙之玄

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靖王

宅中有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飲下大其狀如

誼所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鵝

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鵝體有文色土俗因形

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其辭曰單闕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

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物而起故曰單闕○孫炎本作作蟬四月孟夏庚子曰

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止

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

發策數之書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

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于吉乎告我

凶言其齒○正義曰淹數之度兮語子其期○徐廣曰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

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翰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索隱曰轉音鳥形氣轉續兮化變而殯○服虔曰殯

活反轉也也蘇林云殯音禪謂其相傳之也

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殯音禪謂其相傳之也

天朝開死之冥
我然謂有經世之
才文章蓋其餘事
其奇偉卓絕亦非
司馬相如輩能彷彿
而揚雄常高彼
下以韓愈亦以馬
揚厲於孟眉而無
一言及誦徐又不
知其傳說也

○表黃曰賈生傷
悼壽不得長故以
下墓道及命字曰
有命曰委命曰知
命與命字相與
應大抵皆生死
之說

後天地以下通
用莊子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

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言禍兮福所倚正義曰音多禍兮福所倚義曰於

今禍所伏倚者立也伏下也伏下也以言禍福禍兮福所倚義曰言禍福

如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禍兮福所倚義曰言禍福

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樓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

成兮卒被五刑李斯也斯傳說胥靡兮刑也廣曰腐

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

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

吳坂下便得隱伏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福禍相附會也贊曰

糾絞也纏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纏微也又通俗

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纏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

曰此淮南子及鵲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

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矣激疾

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

無礙為通利令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到疾而遠

提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

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

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

專讀曰鈞架循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

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撥羣形者也索上鄒陽傳

注云陶家名模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

於天之塊軋無垠音若乙○索隱曰

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榮注方

言云垠軋者不利也玉逸注楚詞云垠軋霧氣味

也○正義曰垠字音鳥郎反軋於點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道不

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

造化為工索隱曰此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

以陶冶喻造化故以陰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

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按何足控搏言
人生無足把玩

光緒曰披莊子
云子與有疾子
祀往問之申儻
發有願隱於齊
有高於頂何齊
植天陰陽之氣
存於其心問而
無事跡辭而鑑
於井曰嗟乎六
造物者將以予
為歎拘也子
祀曰汝惡之乎
曰亡予何惡漫
假而化予之左
眉以為難言因
以求時夜浸假
而化予之右臂
以為彈子因以
以求鴉乘遠假
而化予之死以
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

索隱曰莊子云人者
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如浮也

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
○索隱曰搏音徒端
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下果反揣者量
也故晉灼云忽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
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
化為異

物兮又何足患
索隱曰謂歿而形化為鬼
小知自

私兮賤彼貴我
索隱曰莊子云以物
通人大觀兮

物無不可
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
貪夫狗

財兮烈士殉名
應劭曰狗營也贊曰
以一身從物

者久權兮
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允
則奪者悲也

○索隱曰言好奪此者
必於權利是言貪者
悲也

品庶馮生
子孟康曰馮貪也
索隱曰漢書作

念之意也然索方言每字
合從手旁音謀改反
○

正義曰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孟康曰休為利所
誘休也迫迫貧賤

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
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
怵然內道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林迫私東也李奇

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索隱曰張機去德無不
拘士繫俗兮擱如囚拘
徐廣曰擱音華板反又音

柵也漢書作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索隱曰莊子

先存諸已後存諸人張機云體
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
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
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
所惡積之萬億也

音憶
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

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人
助天呂氏春秋曰釋知

遺形兮超然自喪
索隱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

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寥廓忽荒兮與道

翱翔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
徐廣曰抵一作坎
索張晏曰坎水中小

更置或浸漸也
假借也蓋積漸
假借化此身為
異物則神與形
離然無所托
而不可矣又何
疾又何病於拘
拘哉賈誼所謂
化為異物兮又
何足患者蓋本
以索隱註意淺

光緒曰伊川論
浩漉江風浪大
作舟中人皆失
色伊川正襟端
坐神色泰然既
及難有難夫問
曰公是遠後如
以是舍後如以
伊川登岸談語
之已去不可追
矣羅景倫謂惟
遠故舍惟舍故
遠遠是智舍是

勇達是平時故
工夫舍則臨事
自然如地然則
平時浪有若
浮死在休等見
鮮友誼如以鎮
定

索隱曰賈子云
不以生故自室
索隱曰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累而得德人無

朱望曰文帝曰吾
父不見賈生自以
為過之今不及也
武帝曰吾父不聞
汲黯之言又復者
發矣武帝之怒不
如文帝之謙也

何子春曰洛陽問
世才也矯曰登朝
始通終厄力足以
道在河而不極于
海造物者其有息
乎吾子入何也
披馬子云平漢
武未生此言賈
嘉至孝昭列
為九卿蓋後人
所費耳

州也○索隱曰漢書作坎周易
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從軀委命兮不
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
索隱曰鄧展云自

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德人無累兮知命

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
細故憊削兮何

足以疑○韋昭曰德人謂上德之人
索隱曰制音介漢

者也○正義曰德人謂上德之人
後歲餘賈

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如淳曰漢雅祭天地五時
皇帝不自行祠

還致福釐音儂坐宣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

未央殿北應劭
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

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

吾父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

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索隱曰梁懷王
名揖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

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

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

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

帝十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

生之歿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帝崩孝武皇帝立舉

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

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

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
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三

增楚恒曰讀其詞
而悲之見所自沈
淵又悲之及現賈
全品之之文又惟
以彼其材將諸疾
云云自念若果是又
悲之及讀服鳥賦
則其意廣矣所以
爽然自失其悲也
以彼其材句重二
公同傳以材相
論者即所以論
賈生嘗讀長公
賈論論其論賈生
亦即所以論也

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
若是讀服鳥賦同歎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作爽然
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
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
傷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為長沙傳過汨羅為賦以
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
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奔其君
而之而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子軻歷聘諸侯以
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
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狗
節以必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
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
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
任也王西行以名虎狼之口原當以久諫

王不從以原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
存主亡而以原報主法也負不委于先王
而受嫌于後主放焉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
卒投汨羅以成焉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
關不為也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
但載其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
所上之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
漢之世其言皆見於史其通達國體以爲終
錢固取入漢書傳中其最是或者大史公未
及楚之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
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之曰賈誼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
類楚之言不待已而自沉誼以新進之生欲
問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帝太史
公同傳其文而悲
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慎中曰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諫見疎于
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
叙其辭而懷王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
不從而又發明其倦倦宗國以及人君知

入之難然後叙其見故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首根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如轉有餘味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具與凌雅隆輔棟温陵李光緒增補

其言巨不常雖表請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載國策

按此待來販賤濟貴為下文可貨可者根本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

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述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

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台之也賈

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日商處曰往來販賤賣賚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賚賈○索隱曰王劭實作陽音育案育賈義同今切字讀

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

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桂後立安國君

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

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

子楚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日本各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石說之曰吾楚

索隱曰曰不常以夫賈客趙一見異人以為奇貨遂以千金為其人結後於秦亡之也尚賢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慶華陽夫人必以能是之於王也度夫入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資奉自托不常之異人計不失一焉何其等之明也然父子至愛適度至度異人奪嫡自止非必及出於不常也所為天幸為要亦食以為奇也碩其賈堅之見貪得無已

人也而于宗之乃子楚母曰夏姬母麥子楚為秦變其名曰子楚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質子於趙交質子不及一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也無益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孫子云尊子何休注公羊尊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日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小顏讀為音才刃及進居處困不得意呂不常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以子楚方財貨國策云僕陽人呂不常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日十倍珠玉之說幾倍日疾作不得發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遷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郭城故在說之乃說秦太后余楊泉君曰君之罪至以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賢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日山陰楊泉日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矣有說可以使君富千萬金於太山必無危於朝生矣

時賈殖種而陰今移之嫁毒及其智勞卒與同難豈非貪賈無厭哉

請聞其說不常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子國之業王倉又輔之王日山陵崩子後立士倉用車王后之門必生逢蓋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須山望欲得歸上后誠請而立之是日諾入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認曰吾能太子之門子楚笑曰日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古不常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常謀深呂不常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又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止義曰言子楚無及諸子且暮在前者平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其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

高儀曰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向何刺兒語以說得行其策然則不常乃說客之雄非直木也

高儀曰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向何刺兒語以說得行其策然則不常乃說客之雄非直木也

高儀曰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向何刺兒語以說得行其策然則不常乃說客之雄非直木也

高儀曰不常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向何刺兒語以說得行其策然則不常乃說客之雄非直木也

大明正午西... 史記卷五十五 呂不韋列傳

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也高子楚曰
呂不韋見子異人嘗遊曰此奇
貨可居遂不吝千
金為之經營於秦
異人幸有秦國而
不韋為相此其事
固不足道而其以
之權也漢高帝相
四萬斤金與陳平
不問其出入家數
千里地封韓彭無
受備心遂能取項
有天下劉皇是船
合費五百金者給
于緡使吏者士臣
皆不取之術也東
坡曰天下之事成
於大度之士而敗
於美醜之小人

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
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
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
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
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秦隱曰戰
秦士后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
陽泉君也秦士后弟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

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
為子也然欲分以適作上句而夫在則重尊
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
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
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
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
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
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前絕賢
索隱曰間音閉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
從音七恭反幸得免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
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
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

史記卷五十五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列傳

董亦曰念者非真念也不常知有身而伴怒以念耳

余有白政生喻期六奪此作也王維相曰不常賈素與春中君素楚絕類

陳文燭曰子楚以不常謀河子楚夫人以不常家之得匿皆天所以成秦亦所以損秦且趙初欲殺子楚不人及子政而卒秦以嬴秦其事志何

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常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

楚從不常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常怒

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

此奇貨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

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月生此過一月故云大其蓋當然也既云百月匿有娠則生政固當

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

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常謀

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

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

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

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

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人真母

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常為丞

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

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三公印紫綬掌承天子此

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又食河南洛陽十

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一縣而秦本紀

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莊襄王卽位三年薨

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時尊呂不常為相國號稱

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尊呂不常為相國號稱

仲父正義曰仲中也父也蓋秦王年少太后時

時竊私通呂不常不常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

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在

始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在

光緒曰秦虎視山東吞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已先為呂不常滅矣王命州秦女曲所謂却朝倡姬素國母秦王相國即

秦信父仲父舍
人秦假父讀此
可為秦發一咲

閱如霖曰將銀戶
氏春秋先提是時
一段何等原委

孫卿子三十三
篇列之儒家居
氏春秋二十六
篇列之雜家雜
家者雜諸墨名
名法非紀于儒
也

子虛老不曉事如
王世貞曰呂氏
春秋其文錯出
雅馴往有類者
謂神官者其食
所為耳懸千金
中時增損而與
敢也其意故不
信其合為政增
我儒者流取其
竹簡所紀月令
之經追今焉其
不常之巧也始
以財後其身陰
秦裔而不悟也
而以財後其陰
亂聖經而又不
慮嗚則豈不為
罪哉

君孟嘗君君當秦昭王二十二年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
十四年已後而卒最先是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
齊有孟嘗君表及傳孟嘗君春申歿稍在信陵將
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莊襄王時不常已為相
又春申與不常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或相
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常以秦之疆蓋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
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常乃使其客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犬先識審分審
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實直不荀
以順士答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以為備
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
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
北夜之南水北曰陽山南曰陰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
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

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常恐其禍及已乃私求太陰人嫪

毐以為舍人時縱得嫪毐使其以其陰關桐輪而行

正義曰以桐輪太后之陰以指太后太后聞果欲

私得之呂不常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

曰腐音輔謂不常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

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

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
太后恐人知之詐卜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
雍縣南七里里有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
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嫪毐舍人千餘
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

按此類種里

陳文屬以子為後一言深中始皇之忌則范誰說昭王行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

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正義曰芷音止地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始皇在此故俗亦謂之見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正義曰杜原之東也萬年縣東南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此陵漢舊儀十餘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夢以子為後說苑曰每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言而乃與我立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人子何敢詞義說苑作實子言輕諸屢字蓋相不備耳不近侍中以爲寡家之子也於是秦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光緝曰不韋陰謀誅行威秦京祀自以為得計至飲醜而計始窮太史公曰呂不韋由此細矣蓋亦知其生平險作至是始敗露也余州山人云不韋沈醜杯業為釣奇誤蒙中千萬金易君不韋親許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本縣有棧陽宮秦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昭王所起也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歿徐廣曰十二年嗣案皇覽曰不韋家在南家名呂毋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

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
謚為帝太后案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謚法此蓋號
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
謂謀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會葬陸陽日

陽

太史公曰不常及嫪毐賈封號文信侯索隱曰不常

封也嫪毐得寵賈由不常專合作長信侯贊人之

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

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官正義

城西故城內發更攻毒毒敗以奔追斬之好時遂

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而呂不常由此緹矣孔子

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

聞在案必聞馬駢日此言後人也

鮑彪曰不常賈人也彼案能知嫪毐圖而秦竊立庶秦國之不取敗者幸也以此得而飲醜于蜀於是知看天道矣

黃震曰呂不常太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究既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緹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諷矣

索隱述贊曰不常鈞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耶

卿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文徙蜀懲謫懸金作

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齊故國取之非逆

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

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

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乎不常乘釁納妾於

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

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

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七首比劉氏云短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黃洪憲曰司馬
并傳刺客凡五人
等曹沫為最上
豫讓次之荆軻又
次之專諸為下聶
政為最下夫丈夫
之身所係亦大矣
聶政德嚴仲子百
金之惠即以身許
之且俠累與仲子
非有殺君父之仇
特以爭寇不平小
嫌耳在仲子且不
必報政為其所知
即當諫阻不所則
歸其金已耳何至
挺身及累而自裂
其面碎其體以為
勇乎以為義乎此
典羊豕之貨屠為
肉何異愚亦甚矣
專諸雖成伍員之
事以試君報知已
罪不容族也荆軻
事雖不成然有烈

士風曹沫以敗軍
失地為此事身名
兩全亦小人行險
能保耳拙不如鉏
虜則迂所不錄也
茅瑋曰既許侵地
遂北面就羣臣之
位其不可及處
閱如錄曰非投七
首數句則亦直一
愈勇人耳

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
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子進為言之也
曹沫曰
齊強魯弱而太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
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君其圖之桓
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七首下
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索隱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
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
傳作鱒設諸地理志臨淮有
堂邑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
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卒光曰彼伍

弟坤曰先直言子
胥知光欲殺僚後
乃言其故又直敘
下不言物
余有下曰外事謂
伐楚
王維祺曰光之父
以下却逆原光有
內志之用變化顛
倒不拘常法
開如卷首只三句
包盡多少

三世貞曰凡劍
俠經訓所不載其
大要出莊周氏越
絕吳越春秋或以
為萬言之雄耳全
於太史公之論慶
卿也曰惜哉其不
識於刺劍之術也
則意以為其有之

員父兄皆歿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
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
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
有內難弒君之志且對外事生
乃進專諸於公子
光光之從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
日祭音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次曰季子札
側東反次曰夷昧索隱曰公羊作餘未次曰季子札
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一弟欲卒
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歿傳餘祭餘祭歿傳夷昧
夷昧歿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立吳人乃立
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第次邪季子
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當立養謀臣
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歿

天... 不然而項王之武... 嗚呼此咄千人皆... 廢而乃日無成哉... 夫冒劍者先王之... 遺民也然而城社... 遺伏之好天下所... 不能請之於司敗... 而一夫乃海... 如專事者亦僅其... 粗耳斯亦烏可盡... 齊其說然欲快天... 下之志司敗不... 請而請之一夫君... 子亦可以觀世矣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見世家... 云二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僂之... 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 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 燭字相亂耳事在僂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 潛縣天柱山在西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 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使延陵季子於晉以... 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 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 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 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則是專諸說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 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 以兩弟將兵外困之難而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

董份曰見專諸能... 于陳衆中刺僚... 閔如露曰王僚兵... 衛之盛若而是而卒... 不免所以形容專... 諸之善刺非他人... 所能也

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疆解是無如我何... 言我無若是我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恆王... 肅之說亦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予之身也四月... 依史記也... 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 吳系家以為十二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 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 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 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 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 唯下手如... 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待長鉞音披... 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 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 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 重言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 耶正義曰既至王前專諸摩魚因以匕首刺王... 炙者夜反... 僚索隱曰刺王僚立歿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音七賜反

史記卷六十六 吳王僚傳

三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主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
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
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
至三晉滅智伯不

讓一作依襄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
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

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
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范氏中

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荀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
范氏荀寅也智伯甚尊寵之

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其尊寵之
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

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
謂初以

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漆其頭以為飲器索
隱曰

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
隱曰

日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
氏注云飲器押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押

董初曰飲器夫非
盛酒死骨人所謹
者何以酒乎蓋深
怨而辱之為渡器
耳

王世貞曰此傳
載其友識之不言
按友為何人言氏
春秋則云趙襄子
於晉也至於梁馬
却不肯徒言其為
參乘襄子命往視
梁下豫讓却信其
為死公叱責其白
去長者言且有事
青笥曰少而與子
友子且為大事而
吾語之是失相與
之道子樣賊吾君
而我不言之是失
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為可乃自殺
然則豫讓又自有
友蓋不減其聲也
茅坤曰案子斯言
也有君人之度美
按國策云讓友
其友為心食人
其妻曰狀貌不
似吾天何以音
之甚相類也讓

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為殺器者以韓
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渡杯故也

正義曰酒器也每賓會設之豫讓遁逃山中曰嗟
示恨深也按諸先肅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

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
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

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
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共

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
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
音足律又居頃之豫讓

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
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讓

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
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

國策亦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啞病戰
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髮去眉以

作厲

吞炭為啞

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髮去眉以

作厲

遂吞成以受其音也
董倫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其熱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讓受之

子申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柱厲叔歎言叔公之准曰吾將以醜世之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會聖取義二臣之節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世以愧非

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設此光景
方名儒曰讓既自謂賢則往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有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為讓之說而終不從則移其依劍之灰以干是良伯雖頑冥庶幾或一語也讓於此則死乃不勝待伯既死乃不勝悼已其能勝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為任其自立必有非人所能及者讓視二三之所遇而為之讓亦不充其能自立也哉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

其音之甚相類也

變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使形

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

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

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

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及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

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

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謂今為厲也然所以

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

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卒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正義曰分橋下架水在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

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東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

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

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

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

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

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

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

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

之既事其可若
焉。其當被國士
之遇而不知先事
已其亂救其以何
以益其所遇者皆
不可。以言也。
金縢曰。魯伯雖
威。三不後。然如開
如寬。他。屬。也。天下
也。必。以。言。也。言。不
足以。以。言。也。言。不
而。願。死。于。刺。客。之
靡。取。亦。云。云。死。事
勿。成。難。推。其。讓。者
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自
集。
按。蓋。政。之。事。乃
嚴。遂。而。為。哀。疾
公。削。去。中。併
中。哀。疾。上。段。
按。政。之。刺。客。之
流。然。知。愛。親。故
嚴。故。太。史。公。地
其。事。皆。以。母。姊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讓拔劍三躍而擊
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與車輪未
之周而以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其怪妄故
略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
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
聶政之事。自三晉成智伯至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
正義曰在懷州濟
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
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疾。索隱曰高誘云嚴
政殺俠累在刺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疾
凡更三代哀疾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
疾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聞信傳與韓相
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按反累音力追反案戰
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嚴仲
朝嚴遂拔劍過之以拔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

二事在常始辭
仲子者以若母
在也繼從仲子
者以若母亡也
終皮面皮服者
慮禍及親也通
篇只以毋姊纏
綿若其若友未
疑仲子也。極
出。發。也。非。太。史
公。第。九。段。之。心
事。孰。能。表。其。至
此。
茅坤曰兩固字相
生色。

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
言聶政勇敢士也。選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案戰國策作饒。近為
得也。正義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
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
狗屠。可以且夕得甘菹。此菹反。索隱曰菹以養
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
足下義甚高。故進白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
正義曰。糲酒。糲米也。脫粟也。常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大婦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上遇夫人
益解。為夫人乞散去。按夫人。憲王外祖。得以交足
毋古詩云。三月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

光緒曰夫人一
作夫人蓋苦矣
母其可憐矣人
涉將其謀與母
訣曰夫人也
忍之忍其也

正義曰糲酒糲米也脫粟也常昭云古者名男子
為丈夫尊大婦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上遇夫人
益解為夫人乞散去按夫人憲王外祖得以交足
毋古詩云三月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

唐書曰收此
國第一等文字也
不知當時者亦
解作此語

光緒曰楊葉夫
以事政為志落
而重惜其一死
之輕于人不為
為仁人義士亦
他皆其不然未
有是差而不得

為仁人義士亦
未有不得為
人義士而得
忠孝者舟州山
人有詩云張仲
怒謂相辭之軼
深里頑躬屬酷
問轟坐為知已
百金何當遺片
言殺心起老母
既以歸為君報
睡毗關又曰及
林激自然刺快
皮面不可可款
以存其地入間
相生士殉名矣
足為嗟政之
人品於是定矣

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

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素。今乃卑下其

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不敢

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嚴仲子固讓聶政竟

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

政毋灰。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及水有鼓。乃以屠而嚴仲子乃

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

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

賢者以感忿唯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

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

幸而毋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

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累又韓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

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

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相去。不其甚遠也。今殺

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入。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

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

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豈

董份曰刺交傳如
肅政獨行杖劍至
韓即一尋可見其
氣如荆湘歌易水
之上就重不顧只
此時歸生色也
又曰吉入秦蒙其
列事成雖以其身
勇亦若矣
王五章曰太史公傳
刺客不得少鋪張
之而于年表則書
盜殺韓相俠累獨
得春秋筆法
劉黃裳曰皮面
作
茅坤曰兩其宛處
思致極工
劉辰翁曰賊人有
刺韓相四句語甚
纏綿詳悉未及用
嚴仲子知吾弟一
句斷之斷之其
又繼以立起如韓
之市而死者果政

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
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二年二月盜
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
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
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
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殺者數十人因自波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
刺其面皮故令人不
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
作決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
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
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父之莫知
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榮○索隱
國策無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策字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
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

也緩急起伏宛然
當時氣象

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

死而後言以為不
策其言以為不

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

而不及義也知論
而不及義也知論

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

國之君也史記云
向政知無無濡忍

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

之志不重暴虐之
難必絕險命里以

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善蓄虫也善食妾未

於其亦未必必敢
以身請神玉也列

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

重不誌死以城籍
重不誌死以城籍

吾弟困汚之中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

弟孔懷此之謂也
愚謂了長得政之

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歎今乃以妾尚

情以政得長之志
然一則曰不滅其

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
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

一則曰不滅其疾
未免世俗之失也

循復也為人報讎歟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

未免世俗之失也

人不知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勞而徐氏

袁黃曰士固為
知已者死與上主
固為知已者用有
照應
黃伯曰政執春秋
間刺客常事然以
謂為若死則尤奇
故漢次其事令人
下若若者有
余有下曰自鄉使
而下四句一氣不
自斷謂政知其姊
必如知未必以身
許仲子也
象鳴曰此丁轉有
餘官類之態
鮑彪曰久之居世
不可不知人亦不
可安為入知也遂
唯知政政得行其
志惜乎遂福福倫
細人耳政不幸謬
為所知故死予是
使其愛知明主矣
將相則其既成就

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耳
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剗也按重循憂惜也本
為嚴仲子報仇茲麥惜其事不為偏袒
以絕其蹤迹其姊安云云為已隱誤矣妾其奈何
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
入者二卒於邑悲哀而歿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
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
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
含忍故云濡忍若更陳則必輕外也重難必絕險
並如字重循借也言不惜暴骸之為難也必絕險
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歿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
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干矣其
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肅政至
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
略而言言一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
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二年至韓景侯二百
七十年若至及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也

豈不有方乃于此
者乎哀哉
按此傳敘甚多
慷慨之士因刑
卿而波及田光
於於期高漸離
董其一時意氣
所激而成賦賦
李廷机曰余亦
生酷好荆軻傳
特慕其奇略亦喜
子長善於摸寫也
清霄頓讀卷讀
之擊節酸鼻者悲
風從窓隙入耳其
歌故有此耶漸離
擊節亦不負
其英者
按此以行文而
其地曰太史公墓
真荆軻也處後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
亦別記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
異聞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
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慶聲相近故隨在
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而之燕燕人謂之
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
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
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
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荆軻嘗游過榆以義
日并州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蓋聶怒而用
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
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
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
曰固去也吾曩者自擗之索隱曰擗猶擊也謂不

相如並信同

按夫之公次荆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蓋毒魯勾踐之短卿其以魯勾踐之言曰借哉其不講於刺卿之術也則其不講刺卿之意可想見矣茅坤曰無故之際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今之斷腸王世貞曰太史公無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平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也使必遂

鞠武之荐田光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則田光固以沈深而後能知荆卿也善待荆卿有以也按全以問答代敘事

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同或有義義俗本賤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如字。正義曰音于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人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人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驪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鞠又如字人姓名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土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此謂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

問其姓名使而不
吞遂去明日公命
歌死囚斬之曰夜
乘獲好細公後嘗
於河其物色之不
可得也又賢於鈕
摩矣誠謂世間無
奇男子乎若夫史
公既傳刺客視其
何如
張洵曰約三番
連著楚謀何故是
合夜之遺意可以
緩亡不可以拔也
然至死時雖有智
勇亦難為功必無
幸矣曠曰汝久繼
有固焉下憤之不
能而理者不保冊
為後存國教宜自
快耳

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
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
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
救也言禍大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
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漢史購講兩
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
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恐不能
惛音昏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
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父置之
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大傅更慮之鞫武曰
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
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董倫曰鞫武可謂
知言而冊不納宜
速禍也

李廷機曰田光
荆軻於期高漸
離皆效於子何其
巧相值也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鷃之
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
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
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掩一作按
索隱曰蔽音正結反蔽猶
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
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
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
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滯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卷
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
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
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睡其耳中刺者曰此也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荆軻曰其死非為也實欲勉刺使死之耳

人怒而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
色不變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
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
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
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
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
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
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
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歿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

昔洪憲曰當燕丹時內無強力外無與援而以辱丹當景也秦此謂外救秦山者也故刺秦主亦亡不刺亦亡故刺秦主非力計也夫與內五石非長生之藥也即有秦魏之疾也于閱覽則為附用危難道直則五石用時死耳其真

已歿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
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
謀也今田先生以歿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
至前敢有所進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稱子時亦稱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主意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
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
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
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
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

一其效之故人有死疾則身附五石不可發當無之時垂絕之困則荆軻未可非也

趙恒曰劫字當看是丹之本謀後必欲生劫之二字相顧不但款其友無復地且款其友友請侯侯地

事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也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願秦秦陽一味稍有志士發生之風耳

茅坤曰荆軻不謀其政遠其政之垂仲子也以百金荆軻則怒于車騎美女之聞矣

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誘之以也秦王貪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

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軻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駕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抹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久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

趙恒曰前云夫樊將軍空出於木

下云云此云樊將軍空困來歸太子

丹意氣不凡可見此所以能得荆軻也豈漢淮陰等入可比哉淮陰被鍾離昧斬身淮陰傳茅坤曰荆軻請樊於期頭下節愚竊謂非不情也當時

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請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主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秦必喜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報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

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

必軻与太子阴取
之而送者飾奇
或戰則慕盜即者
為之也
董份曰欲軻及得
人頭其語語如
是必容人不刻骨
而伏劍也

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
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
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
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
其袖。右手提其劍。索隱曰。提音張。切一作抗。抗
音若浪。反言抗。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
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益袖而進曰。徐
曰。挽一作指。指。索隱曰。搯音烏。章反。搯音烏。亂反。
字。書作筆。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
腕。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
也。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乃今得聞教。遂自
到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

董份曰叙七首緣
上木借荆軻之虛
祭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
之童子以輔行卿
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
待矣丹廷強之
使行而卿亦竟
從其強雨奉如
是安得不取敗
乎
光緒云按屠隆
荆軻歌云荆卿
薄舞陽七首快
秋霜殺氣衝寒
日悲風下天荒
綉柱猶堪運金

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
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徐廣曰。徐一作陳。
謂男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索隱曰。徐姓。夫人名。
染劍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七首試
以沾濡絲縷。乃裝為遷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
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
之甚。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
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我丹請得先
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遷往而不
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
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屏不可防無魂
飲根洗秦皇
年芳壯歌亦甚
慷慨得刑知之
致
茅坤曰何等墓寫
何等風神
董份曰觀此景象
千載猶令人悲憤
地刑訓云交徵
為商蓋悲音應
云筑似琴而大頭
安以在墓之故
名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
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水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滂沱又前
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為羽聲恍惚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
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
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
督亢之地圖由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

李廷机曰宋人
有以勇名於其里
者里之人
視之渡河
其子促也呼里
若將之彼
旬旬數視不敢出
一息里人曰何介
者之怯也則曰吾
勇也里也何虎之
能敵史遷稱武陽
左燕殺入人不敢
作視總入秦便色
交愛恐其不為勇
於里也者我希謀
因事而遠無知小
子不台何待
茅坤曰一時倉卒
之變墓寫若盡

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正義曰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曰三
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
亦宮象帝宮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
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
進索隱曰匣音戶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
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
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
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
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
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
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外召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
可負而拔王於是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
奪袖超屏風走之

史記卷六十一 刺客列傳 荆軻刺秦王

光緒曰提擗也
文帝提提太子
語同也

王警言至此猶含
受入死地性哉

董份曰方曹沫之
劫桓公桓亦欲有
之矣以神謀而止
然齊之君臣欲以
信義服天下故也
若秦之報詐其平
居尚不能守誓約
而况激之以怨怒
雖生劫之彼其得
解而誅朝滅燕必
矣朝之愚如此與
丹同類宜也
昔坤曰不見秦祥
陽下落亦大史公
疎略處
王世貞曰荆卿之
策下矣雖然燕必
不田也范雎之策
工矣雖然秦王不
田也

史記卷六十八 東列傳

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
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
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
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至負
劍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
以擗秦王索隱曰擗與擗同不中中音持益反中桐柱正義曰
子云荆軻擗匕首擗秦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誓以報太子也漢益鐵論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於是
秦王操於不意死斷貴者介七尺之利也於是
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
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
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
發兵誚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
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
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
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
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

史記卷六十八 東列傳

茅城曰未復附高漸離一着以為曲終之奏
董份曰軻傳有離即政傳有始皆天下絕奇也故盡上

光緒曰高漸離有此一筑而判卿又英極善當時何不邀使入秦而竟副以弄

賜乎抑荆軻折謂待言客與俱者即其人也

王維傳曰傳內蓋尋高漸離於期蒙甲光緒武於期蒙嘉慶無自九八人安寧先後咸有脈絡不可缺

董份曰以均踐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及不然當速往之時不能一夾待既突而擲之何其疎也

黃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諒讓為

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

軻之客皆人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

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賜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

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

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文夫尊父姬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云為人謂淮陽憲王外主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文日斷五尺丈人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

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

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

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以為客徐廣曰互聞於秦

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

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

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復進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

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

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

也索隱曰案不講其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北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入兩栗馬

君報之志為可
悲餘等非人情也
荆軻交田光高
漸高之流多慷慨
擊至矣請易水
之飲使入悲憤
視諸王材氣殆傷
焉雖然其何亂其
所謂志而足稱道
哉

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
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
仍云廐門木鳥生肉是也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
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成成
或不成熟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不欺其志名垂後
世豈安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謀進炙定
吳篡位彰第哭市報主塗厲劍頸與冤操袖行
事暴秦奪魄
儒夫增氣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
上相本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君中春秋皆
疾之兄繫蔡公孫翩以入大其君申春秋皆
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
傳刺客九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吝
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
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主人主不意法

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子以左氏攷之實非也
莊公之樂齊沫問所以戰以小事小信為不足
待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
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人入之城又劫天下
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特可也
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
國士也嘗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公
死厚區尚足校其策亦不救智伯之公
政售于殿仲了荆軻其亦不救其意者也
人者汗德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
亦曰有得焉彼挾道傳後待世者何如
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不待世者何如
知已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
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遂以刺客錄豈不
悲其死也知刺客死而史氏與仲子乎然豈不
義人也使生知智氏與仲子乎然豈不
肯為仲子輕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
而遂輕身許人役戰始以母在而保身
非簡明主身不得致而身之善道也
可以不慎而身不得致而身之善道也
孝義人而重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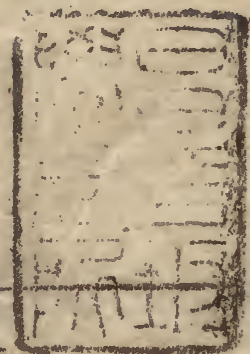
荆軻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楊士奇曰諸侯奔甲兵之讐為盟會之禮
乃于登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城天下
之禮者非沐乎君臣之義有次無順專諸
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大
歸之義者非諸乎父母之喪遂殺身以
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
燕丹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
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
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數其志不亦
豫子以不長舊君殺身而不悔抗前
行出乎烈土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
共薰酒乎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為而
為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
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
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
遇讓也過利祿之優異於死中行氏之
所遇耳讓之為利祿之優異也其義誠是
其心亦特不忘其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
義耳讓之言曰吾所以事其君者以愧天
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以愧天
名譽而為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讓

子長之
夫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史記評林

